

吳天任著

黃公度先生傳稿

吳天任 著

黃公度先生傳稿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

所	版
有	權

黃公度先生傳稿

美國國會圖書館目錄卡
號碼：七二一九一〇九四

著者：吳天任

出版者：香港中文大學

承印者：志豪印刷公司

定價：精裝港幣四十元

平裝港幣十五元

一九七二年初版

HUANG KUNG - TU

Wu Tien-je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st Edition 1972 Cloth HK\$40, Paper HK\$15

Library of Congress Catalog Card No. 72-91094

(一) 黃公度先生遺照之一 (約四十六七歲)



(二) 黃季偉以公度先生遺照之一贈本書作者在照片背面之題識

公度府君遺像敬贈
天任先生珍存

弟
黃季偉識

時民國四年冬於香港



(三) 黃公度先生遺照之二 (約五十五六歲)



(四) 入境廬主人製杯之正面 (黃季偉贈作者珍藏)



(五) 入境廬主人製杯之背面

山歌 土俗好為歌男女贈答頗有子夜清曲之意名

曰山歌今輯其精華於書者得十數首

自煮連數加藕絲待郎歸來慰郎饑為食別處雙

者只怕心中愁却愁

人入要結滋生緣像妾今生統眼前一十二時不離郎

行郎坐搖隨肩

買梨共買蜂咬梨心中有病沒人知因為古梨故親

知誰知親知更傷離

送郎送到斗角山望郎不見像目送今朝重望四頭望

休他中角響之浪響

離人出門難離啼送離別水東西挽水西流不容易

從今不養五更雞

鄰家帶酒看信歸者中竹簾像不知待像親口河隔者

同他比像誰瘦肥

二家女兒做新娘十家女兒看鏡光輝：銅鼓日前打

打到中心說郎

嬌郎已嫁十三年今日梳頭像自憐：記得未時同告乳

同在阿婆懷裏眠

阿嫂笑郎掌精靈阿嫂笑像無誠笑時迎妻和郎睜

誰不臉紅推耳廬

做月要做十五月做春要做四時春做雨要做連綿雨做

人真做無情人

見郎清瘦可人憐勸郎莫食酸薑緣花房蝴蝶托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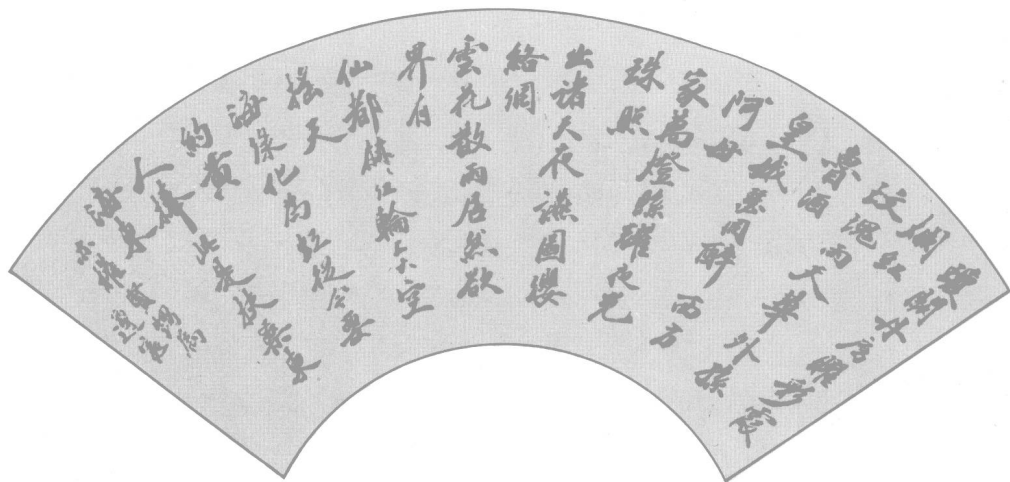
雖看也安睡到明年

自前者緣打伴係送郎親身將紙包如果郎心正不信

請看紙箋石朋友

人曾做少年來記得那時今日部年不都少部
 惜年少好春故
 人直風吹花盡地僅憂風吹花上枝親將黃泥泥花去列
 老終無花殘時
 第一看柳為連處三橫柳下圓第四共春來子
 有歸兒要清郎情
 十五國風說絕金今婦人出方失而欲快喜士大夫操
 幸而為之反不能周人賴為充賴難言也余離家
 日久鄉音漸忘雖錄此歌往披索於地平日不欲一
 子因在故園頭像毛肩挑一擔竟日往渡歌聲而歌聲
 何其才之六也錢唐集舊本者原作秋兩卷隨筆
 錄焉歌十聲而和月五聲一與九州音相合其感頑
 豔絕妙如詞中有四更雞啼即通展一種可以印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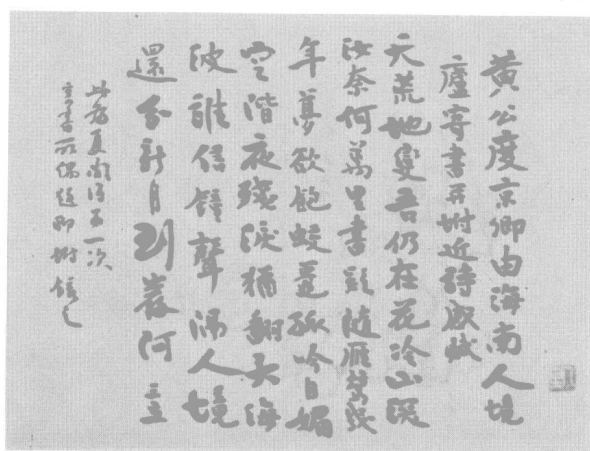
吾聊山歌坐山歌曲方音沒喻或作韻志不諸士俗
 即不知其妙幸之於音味不易耳 桂在夜師能過
 貧即見境有土場尼滿誠遜也今振謝某眠好中秋即
 至其家則既有蕭約盡不在意因戲指其能老歌老畢
 即去不復顧遂應聲曰月十五看月華月華月華月華
 兩家^{音讀作妙音}滿銀遞謝謝新台天而古曲歌
 雖隨春三月不宿也 又有兒歌証拍板老畢年人所
 稱擅場僕北一歌曰一天只有十二時一時只走兩三回一回
 只討一文錢意不意天與可博悲收意派僕破費有欲
 日王者軟楚之故知也僕等則為此體他日當納陳履
 奉饒吾華陳升卿溫本柳思詩五司軒樂坊
 曉岑教此體當奉為從就棄錄或納當是危勇推王也
 曉岑老兄同年一暨之度意卷并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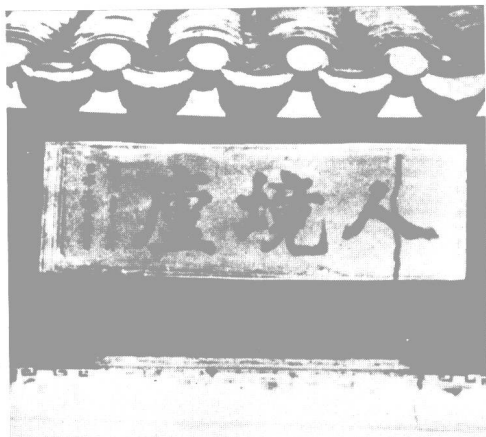
(八) 黃公度先生手寫詩稿 (己亥雜詩) 之三 (何蒙夫藏)



(九) 黃公度先生書札墨跡 (黃友圃舊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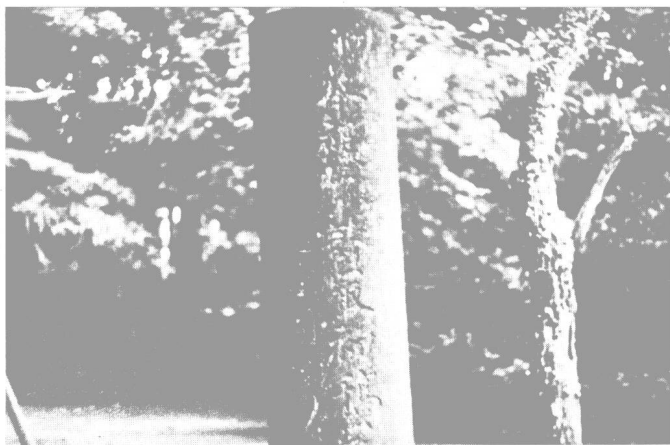


(十) 陳散原寄酬公度先生詩稿墨跡 (羅香林藏)



(十二) 入境廬題楣 (日本書家成瀬 溫題) (黃伯權贈) (十一) 入境廬正門之舊觀 (黃伯權贈)





(十四) 日本雜事詩稿冢之圓柱形碑 (黃伯權贈)

日本裸子詩最初稿冢
公度應杜商序

并詩冢碑陰誌
是為公度葬詩冢也公度姓黃氏名遵憲清國粵東嘉應州興寧人明
治丁丑隨使來東京署參贊官性雋敏膺達官曾畧能文章選錄之
服執覺我載籍各詢我故老未聞問俗搜求逸事皆日本雜事詩百
餘首一日過訪其種出示余披誦之每七絕一首指記一事後系以
註考記詳詠土自國俗遺風下至民情瑣事無不編入咏歌蓋較江
戶繁昌志扶桑見聞記尤加詳焉而出自異邦人之執筆不更有
共余愛之思亡藏其稿於冢公度曰否願得一片清淨墳塋藏是豈
殆將致劉向之文不復素之筆冢也乎余曰此絕代風雅事請歸以
我園中附地瘞之遂將公度書碑寄命工刊石上於之曰余讀此
是公度分其尤利文揚於部王則經昆李同來赴酒半酣公度
盛稿於屋納諸空巾攜以上澆酒而罷曰一卷詩兮一塚土詩與土
合矣千古七神物兮欲掃之葬詩電兮墨土詩余和之曰咏環事兮
著意新記舊聞兮事三真詩有靈兮土亦有靈願與爾兮分永為隣
刊文史事皆有和作碑陰示文刊明治己卯九月桂園氏撰并書

黃序

先從兄公度先生之沒，距今四十餘年，海內外人士，知與不知，讀其遺詩，咸想見其爲人。且以用世抱負，不獲已而以詩鳴，尤深惜其所遇，然此豈一人之戚而已。數十年來，自清史稿而後，雖有爲之傳誌或年譜者，而多未能闡揚盡致。往歲余以事過無錫，訪晤先從兄舊交太倉唐蔚芝太史，適常熟錢仲聯箋注入境廬詩，以所輯年譜見商，回首前遊，垂二十載。近者南海吳子天任出示所撰先從兄評傳，囑爲釐訂史實，於其生平之志業思想出處交遊，及所爲新派詩日本國志諸端，分別闡述，發無餘蘊，竊喜先從兄身後相知，殊不寂寞，後人之嚮往景慕，益得深切之認識矣。

或問於余曰：乃兄平生志業，與其論政論學，今始見諸評傳，得毋過遲？余曰否，先從兄之思想文學，若在清季，或仍不免受人抨擊；至今流布，反見適時，以其思想志業，在前一代有此，固可

表見其懷抱遠識；在後一時代，更可顯示其革新思想行動之勇敢正確，正如法國白蘭地酒，窖藏愈久，愈覺其香醇可愛也。天任於此，倘亦有同感歟？

天任工爲詩，於人境廬集，寢饋至深，宜其拳拳服膺，不能自己。頃方自金陵南歸，風塵瀟瀟，猶及相識，余垂老無能，披覽所述，輒爲參訂數事。憶曩昔隨先從兄學，親承教誨督勉，諄諄之意，久而難忘。今觀茲編，少時影事，與先從兄之顏色，益藹然如見，使九原可作，獲此曠世相感，發爲宏文，亦當撚髭微笑也夫！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暮春，梅縣黃遵庚友圃識於汕頭南華學院，時年七十有一。

陳序

嘉應黃公度遵憲，近代英賢，出類拔萃。人境廬一集，胎息騷選樂府神理，冥搜孤往，我手我口，直抒胸臆。時代作者，斷推巨擘。此既夫人而知之矣。雖然，公度之可傳，豈其惟此而已？吳子荔莊費二十餘年之精力，於公度之史才、文學、思想、事功、家世、交游，乃至生活細微，探賾鉤玄，闡幽發覆，元元本本，考覈致精，勒成評傳一書，都四十餘萬言。公度所以不可及，乃今于此焉見之。夫公度固清末維新運動之中心人物，雖康、梁輩，亦不免受其影響。餘子無論矣。然則吳子此作，乃中國近代史中重要項目之一，不可少也。

公度于詩，則既創闢新境矣。于文章亦主便民、通俗，以爲「辭章之末藝，心性之空談，皆儒者末流之失」（日本國志學術志一）；而于大眾文學如小說，則曰：「生平論文，以此爲最難」（光緒

二八年八月廿二日與梁啓超書；又曰：「小說所以難作者，非舉今日社會中所有情態，一一飽嘗爛熟，出於紙上，而又將方言、諺語，一一驅遣，無不如意，未足以稱妙絕之文。前者須富閱歷，後者須積材料」（又十一日書）；又曰：「紅樓夢乃開天闢地從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說，當與日月爭光，萬古不磨。……論其文章，宜與左、國、史、漢並妙」（黃遵憲與日本友人筆談遺稿戊寅筆話二十一卷一百四十四話）。其論維新中國文字也，曰：「公（案謂嚴幼陵）以爲文界無革命。弟以爲無革命而有維新，如四十二章經，舊體也。自鳩摩羅什輩出，而內典別成文體，佛教益行矣。本朝之文書，元明以後之演義，皆舊體所無也，而人人遵用之而樂觀之。文字一道，至於人人遵用之，樂觀之，足矣」（光緒二八年致嚴復書）。凡此種種進步思想，今人視之，應屬當然。而公度倡之於七十年前，則其遠見先識，殊絕等倫矣。余讀章太炎文錄，其言有曰：「昨聞上海有人定近世文人筆語爲五十家，以僕紆廁其列。……定文者以僕與譚復生、黃公度耦。二子志行，顧亦有可觀者。然學術既疏，其文辭又少檢格。……公度憲言經世，其體則同甫、貴與之儔。上距敬輿，下權水心，猶不相逮。僕雖樸陋，未敢與二子比肩也」（初編卷二與鄧實書）。太炎此處，于公度文辭，頗有少之之意。蓋太炎篤意嗜古。而公度則志在大眾，期于普及文化。道不同，故不相爲謀耳。（逸經第十期，正先所誤黃公度一文云：「初公度未得任公，有人介紹章太炎。公度爲文章，務取暢達，不苟爲夸飾。太炎好用古語及澀字，託人送文來。公度謂其文，不合報章宣傳之用，退還之」。此或得諸道聽塗說，然殆亦理所當然，不足爲異。）公度之論經學也，其言有曰：「自儒者以筆削說春秋，謂降杞爲子，貶荆爲人，所以示書法。是悠謬之說也」（日本國志凡例）。案降杞爲子，僖公二十三年左傳義例之說

也（亦見僖公二十七年及襄公二十九年）。太炎，信守左氏家法者也（所著有綴子政左氏說，春秋左氏疑義答問）。公度此說，自不爲太炎而發。但太炎必不同意公度此說，則可想而知之也。然而左氏此例，則誠非也（杞侯稱子非貶，別詳拙左氏春秋義例辨卷一葉五下——十上）。立場不同，則見解自異。別詳拙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讓異增訂專刊本葉五下——二七。古諸侯爵稱無定。在乎學者客觀、能辨，庶其無惑。于公度之文章學問，余旣因吳子此編而獲得啓發，遂不揣愚鄙，輒復附而論之云爾。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九月十七日陳槃于南港舊莊山園